

作品在这里展出, 艺术家感到震撼

——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的布展之道引起人们兴趣

理想的场地

艺术博览会与一般面向公众的艺术展览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进行艺术品的交易,如何为艺术品提供最好的展示空间,为画廊组织合适的藏家和观众,为藏家以及普通观众提供优质的服务,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设计和安排。

具体策划、组织、实施这次展览的是意大利博罗尼亚会展集团。在上海展览中心室外的台阶上,博罗尼亚的展会总监鲁道夫和亚洲艺术总监周铁海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鲁道夫有 10 年运作著名的德国卡塞尔文献展的经验。他说,这个展览的成功,相当程度上得力于找到了一栋好的大楼,许多专程前来的西方艺术家、收藏家见到展览在这样一栋建筑里举办,感到非常震撼。周铁海回忆道,两年前,他陪同博罗尼亚的艺术总监皮埃尔从延安路高架上经过时,皮埃尔突然发现了上海展览中心,非常惊喜,一见钟情。

但鲁道夫又说,这栋建筑对设计是一个挑战。他们聘请的室内设计公司是上海“唯品设计”的法国著名设计师 Margo。她设计过国际上许多重大展览。

足够的空间

如何衬托展品的魅力是首先要考虑的,要给展品足够的空间。底层每个展区有 60 平方米,这就使得一些装置作品舒展得开。展板

不同的看法

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在向专业人士开放两天后,今起正式向公众开放。大多参观者表示,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大型艺术会展中做得较为“专业”的一次。许多观众认为,艺术品在这



■ 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今起向公众开放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也比一般的高,达到 3.5 米以上。展区的环境色控制在白、灰、黑中,这就使得整个展览浑然一体。所有画廊对自己展区的布置设计必须得到会展特聘的设计机构认可。据悉,有一家外国画廊擅自采用了不协调的刺眼色彩,在开幕前夕被要求更换了墙纸。

由于参观路线安排得较为合理,适当地安排了咖啡吧之类的休息点,同时环境优雅,展品也在一定的水准线上,所以许多观众行走很长时间也不觉得累。

【文艺茶座】

『武旦皇后』甘为园丁

——赞王芝泉的艺术教育成就

昆曲“武旦皇后”王芝泉的教学成果展演前晚在逸夫舞台举行。满台大小武旦、刀马旦,个个身怀绝技、武艺高强,跌扑翻打,令人目不暇接。她们都出于一位名师的门下,她就是昆剧艺术家、“武旦皇后”王芝泉。

王芝泉 12 岁开始学艺,师承昆剧名家方传芸和松雪芳。在继承前辈的基础上,她又大胆创新,终于自成一家。昆曲一向以“三小”为主,本无武旦一行。王芝泉经过数十载的艰苦努力,不仅在昆剧艺术史上为武旦争得了不可或缺的一席,还积累了一批独树一帜的、载歌载舞、力与美高度结合的昆曲武旦保留剧目。她是现代昆剧武旦艺术的开拓者,是武旦行当中卓然独立的第一人。

王芝泉说过:“一个人的艺术生命总是有限的。为了使人类文明史上的这朵奇葩进一步地大放光彩,我还要培养更多的接班人。”50 岁后,她主动淡出舞台,实现了角色的转换;从“皇后”转换成园丁,从舞台中心退居到幕后,从表演转换成传授,但她的艺术天地却更加广阔。因为她的艺术生命得以延续,武旦艺术在她的学生身上得以传承。

王芝泉 20 多年来辛勤耕耘,倾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武旦和刀马旦学生。她的嫡传弟子谷好好,早已是国家一级演员;她的学生、徐州市梆子剧团团长燕凌 1999 年夺得第十八届“梅花奖”;昆小班的钱瑜婷、林芝曾获“小梅花”金奖;此外,上海昆剧团优秀青年演员丁芸和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分院的大三学生杨亚男都已崭露头角。

王芝泉说得真好:“昆曲这一寂寞的事业要得到发展,就需要一代代人传下去。我有使命感,也希望我的学生们都有这份使命感。” 戴平

不是有钱人 却是有心人

——记几位执着收藏抗战文物资料的市民

今年“八·一三淞沪抗战”70 周年期间,本市云洲古玩城、上海师大 8 月分别举办了抗战文物资料展览,成百上千件珍贵展品都是本市几位普通市民提供的。记者走访了其中几位,发现他们虽不是有钱人,但却都是有心人。

收藏罪证 不为暴富

为此次展览提供展品最多的要数“华夏集藏”馆主郭乃兴了。他是复员军人,20 多年来收藏了大量日军侵华战争期间的出版物、奖章等。这些东西当年是日军用来炫耀自己“战绩”的,而战败后就成了罪证。为了方便参观者,他将一些价格不菲的日军侵华画册一页一页地拆开来展示。他说,近年来,人们热衷于“捡漏”、“一夜暴富”,总希望自己能够以低价买到古董,然后高价卖出赚钱,严重背离了收藏的本义。其实这些文献、资料的价值,远远

超过了金钱。我们中国人手里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等于没有了证据,这正是日本右翼分子希望的。

找出地图 提供佐证

徐友群先生的父亲过去是进步文化人,受其影响,他从小就开始收藏。1980 年,他开始积极收藏流散在社会上的抗战时期的文物、资料。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晚年良心发现,用自己当年的从军日记揭露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在南京最高法院门前,日军将中国人装进麻袋,浇上汽油,捆上手榴弹,点着后扔进水里。但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右翼分子却将东史郎告上了法庭,指控他捏造历史。

1998 年 12 月 22 日,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东史郎的上诉,理由之一是“当时南京最高法院门前没有水塘”。徐友群闻讯后,立即从自己

所收藏的百余张老地图中,找出一张日本人当年印制的《最新南京地图》,上面清晰地标明:南京最高法院门前确有 3 个大水塘!

国仇家恨 永不忘怀

中国人对于日军侵华战争中的暴行比较了解,但对日军的经济掠夺却不一定熟知,史明杰先生就专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日本军用手票(简称军票)是日军强迫沦陷区人民使用的、没有准备金的“货币”,以此掠夺了无数财富。仅香港一地,从 1941 年至 1945 年就被掠夺了价值约 5000 亿港元的财富。如今的日本法院承认军票问题,但拒绝作出赔偿判决。

史明杰先生将收齐的 1937 年至 1945 年全套日本军票及其他罪证,先后捐赠给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沈阳九一八历史纪念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史明杰

原是援疆知青,回沪后工作并不稳定,多年失业在家,但他仍执着地收集日军经济侵略的罪证,并慷慨捐赠给国家。他说,自己的家族在抗战期间死了 11 个人,国仇家恨,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骑车旅行 踏勘战场

温举珍先生今年 63 岁,喜欢骑一辆“老坦克”自行车旅行。出于对抗日将士的崇敬和缅怀,1995 年 8 月 13 日至 15 日,抗战胜利 50 周年之际,他冒着高温,骑自行车前往市区及郊区的奉贤、金山、松江、宝山等地,实地踏勘了 10 多处当年的战场,行程 280 公里。10 年后的 2005 年 8 月 13 日至 15 日,他又骑上自行车重访了上述战场。

温举珍是一名普通工人,考察战场纯粹出于个人兴趣。记者看了他相隔 10 年拍摄的前后两组照片,发现由于市政建设等原因,当年战场遗址的面貌变化极大,这足以证明他实地考察的重要价值。他将这些战场遗址制作成一张行程图,每到一地就去邮局盖上邮戳,不失为一份有意思的邮品。

本报记者 方毓强
☎ 07090810601

聚焦“80 后”情感生活

《意乱情迷》昨上映



《意乱情迷》剧照

本报讯 (实习生 赵倩 记者 周铭)聚焦“80 后”情感生活的影片《意乱情迷》昨天起在全国上映。影片改编自网络小说《我和一个日本女生》。据了解,原著中以第一人称讲述的“阿抗”的故事,大多是作者自己的真实故事,原作者给予“阿抗”的饰演者林申以很高的评价。身为

本报讯 昨天上午,窦唯火烧新京报社汽车一案在北京市宣武区法院开庭审理。窦唯面对公诉人关于毁坏财物的讯问,回答:“我认罪。”法庭并未当庭宣判。

庭上,当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由医院出具的窦唯火烧汽车时“虽生理激动,但有辨认控制能力,属于完全行为能力人”的证明时,窦唯表示,当时确是“情绪激动,已经失控”。尽管如此,法庭对该证明仍予以采信。

由于窦唯在庭上对于自己毁坏财物之事均全部承认,庭审焦点便落在毁坏财物金额的认定上。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毁坏财物金额超过 5000 元即为“数额较大”,量刑将因此有所差别。而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价格鉴定书,窦唯毁坏的汽车,总价值已超过 7000 元。

窦唯在庭上说,自己并非

■ 窦唯走进法庭

图 刁

故意损坏财物,“是《新京报》一条凭空捏造的假新闻使我失控,”窦唯说,“我觉得,虚假的报道祸国殃民!”他表示,愿意赔偿自己造成的损失,也因自己的过激行为向《新京报》表示歉意。而公诉机关也向审判长提出公诉意见,认为窦唯毁坏财物后有自首表现,在取证过程中如实供述,认罪态度好,建议从轻量刑。(仲馨)

窦唯:我认罪 愿赔偿